

# 漢語方言中的「了變」(完成音變)

溫昌衍

廣東梅州嘉應大學中文系

漢語方言中，能表示動作已經完成的音變並非偶見。其中較早發現的是陝西商縣方言的表現，它是通過動詞的音變(變調、韻母延長、部分詞變韻)來表示動作的完成(詳見下文)。廣州話也有體現，它是通過動詞的高升變調來表示動作已經完成(詳見下文)。新近又發現河南長葛方言有體現，它是通過動詞變韻來表示「過去完成」(詳見下文)。在江西于都方言及筆者母語江西石城(高田)話裏，也有類似的體現，它們都是通過動詞後面的成分變調來表示「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現)」。這類音變據其作用可稱之為「完成音變」。以往的看法多套用印歐語的框架，認為它們是「內部屈折」。本文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它們不是「內部屈折」而是「了變」音變——表完成的「了」與它前面一語素的合音音變。以下詳細論述。

## 一、江西石城(高田)話的完成變調

石城縣位於江西省贛州地區東北部，內與本省廣昌縣、寧都縣、瑞金市接壤，外隔武夷山與福建省長汀縣、寧化縣屬鄰，其中，廣昌屬贛方言撫州片，寧都、瑞金屬贛南客方言區，長汀、寧化屬閩西客方言區。石城話在江西方言的分區中，屬贛南客家話東片(顏森1986)；在中國語言地圖上，屬客家方言寧龍片。本文要接觸到的是筆者母語石城(高田)話。它的語音系統如下。

1、聲母16個(不含零聲母)：p 波爸 p<sup>h</sup> 怕薄 m 馬摸 f 花貨 v 萬滑 ts 裁借 ts<sup>h</sup> 才齊 s 社修 t 端打 t<sup>h</sup> 大特 n 難拿 l 拉藍 k 哥街 k<sup>h</sup> 快開 ŋ 牛咬 h 河休

2、韻母57個：ɿ 池時 i 偉米 u 除輸 a 抓車 ia 借斜 ɔ 哥多 iɔ 靴茄 ə 豬書 ie 細雞 ai 災猜 ɔi 台海 ei 背尾 ui 貴歸 au 找燒 iau 要叫 əu 後手 iəu 秋須 iu 許於 am 斬三 iam 拈淹 ɔm 敢俺 əm 針深 iem 心蔭 an 宴間 ɔn 安滿 iɔn 軟 uɔn 轉酸 ən 蚊分 ien 免先 in 兵新 un 昆捆 aŋ 坑梗 iaŋ 聽頸 ɔŋ 裝長 iɔŋ 亮相

əŋ增繩 uŋ東空 iuŋ從弓 ap鴨答 iap業業 ɔp合鴿 əp執濕 iep集習 at八發  
 ɔt割抹 ət不沒 iet鐵熱 it筆日 ut骨突 ak伯麥 iak迹笛 ɔk惡膜 iɔk藥腳 ək北墨  
 iuk局育 uk竹叔 m唔(另有一個無母音st(食)，估計較早讀音為sɿt，後來母音ɿ因為t  
 的影響發音不明顯乃至消失，故演變為現在的st)。在老年人中韻尾-m、-n、-ŋ、-p、  
 -t、-k有相當完整的保留，在青年人中個別-m尾並入-n尾，個別-p尾並入-t尾。

3、聲調5個：(1)陰平43 剛開 | 毛拿 | 買染 | 坐舅 (2)陽平24 窮寒陳 | 鵝牛羊  
 (3)上聲21 古口好 | 五女老 | 蓋抗漢 (4)去聲54 共害岸 | 是倍父 (5)入聲2  
 曲急各 | 嶽局合

石城(高田)話可以用變調表示「完成」意義，表現是：動詞後面的成分通過變調來表示「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現)」(同普通話中「了」的表義)，可以稱之為「完成變調」。例如，「補好」中的「好」聲調由上聲21變為陰平43，表達的意義為「補好了」。適合變調的對象都是動詞後面的成分(陰平字除外)，具體說來有二類：一、述補短語中充當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的動詞、形容詞，如果是雙音節、多音節詞，只最後一音節變調。二、後補型合成詞中表示結果的動詞性、形容詞性成分。這二類對象的共同點是都可以表示「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現)」的含義。變調規律大致是：陽平調(24)和上聲調(21)變為陰平調(43)，去聲調(54)和入聲調(2)各變為較短和較促的陽平調(前變調的實際調值為34，並略帶緊喉音；後變調的實際調值為34，入聲韻尾不變)。在重讀表強調時，變調聲調還會略拉長或上揚。例如下面的例子(因不便列印，入聲變調34記作34)：填平t<sup>h</sup>ien<sup>43</sup>p<sup>h</sup>ian<sup>24</sup><sub>43</sub>；話談成va<sup>54</sup>san<sup>24</sup><sub>43</sub>；拿過來na<sup>43</sup>k<sup>21</sup>lei<sup>24</sup><sub>43</sub>；爬上來p<sup>h</sup>a<sup>24</sup>səŋ<sup>43</sup>lei<sup>24</sup><sub>43</sub>；坐下去ts<sup>h</sup>ɔ<sup>43</sup>ha<sup>43</sup>hə<sup>21</sup><sub>43</sub>；看到k<sup>h</sup>ən<sup>21</sup>tau<sup>21</sup><sub>43</sub>；飛走fi<sup>43</sup>tsəu<sup>21</sup><sub>43</sub>；裝滿tsəŋ<sup>43</sup>mən<sup>21</sup><sub>43</sub>；鎖緊s<sup>21</sup>kin<sup>21</sup><sub>43</sub>；凍死tuŋ<sup>21</sup>si<sup>21</sup><sub>43</sub>；洗淨sie<sup>21</sup>ts<sup>h</sup>ian<sup>54</sup><sub>34</sub>；丟掉tiəu<sup>43</sup>hiau<sup>54</sup><sub>34</sub>；放大fəŋ<sup>21</sup>h<sup>h</sup>ai<sup>54</sup><sub>34</sub>；接住tsiap<sup>21</sup>ts<sup>h</sup>u<sup>54</sup><sub>34</sub>；打爛ta<sup>21</sup>lan<sup>54</sup><sub>34</sub>；削嫩細sik<sup>21</sup>nən<sup>54</sup><sub>34</sub>；浸濕tsiem<sup>21</sup>səp<sup>24</sup><sub>34</sub>；拉直la<sup>43</sup>ts<sup>h</sup>ək<sup>24</sup><sub>34</sub>；燒着sau<sup>43</sup>ts<sup>h</sup>ək<sup>24</sup><sub>34</sub>；煮熟tsə<sup>21</sup>suk<sup>24</sup><sub>34</sub>等等。它們變調後都帶上了普通話中「了」的含義，即分別表示「填平了、談成了、拿過來了、爬上來了……」的含義。而整個結構節動詞性質並未改變，後面仍可以帶賓語。

變調的場合則大致有二：一、告訴人家某件事「已經完成」。如：輪胎補好(hau<sup>21</sup><sub>43</sub>)。二、詢問人家某件事「完成了沒有」。如：輪胎補好(hau<sup>21</sup><sub>43</sub>)麼？以上兩種場合都可出現在過去、現在、將來，即完成變調可用於過去時、現在時，也可用於將來時，在確定某件事「沒有完成」的場合則不變調：一、告訴人家某件事「沒有完成」。如：輪胎毛沒補好(hau<sup>21</sup>)。二、詢問人家某件事「沒有完成嗎」。如：輪胎盲沒有，「未省」的合音。下同補好(hau<sup>21</sup>)啊呀。三、要求人家做「沒有開始做或沒有做完」的某件事。如：去補好(hau<sup>21</sup>)輪胎來！若從普通話角度看，變調場合與不變調場合差別只有一個：前者能用「了」，後者不能用「了」。

使用中，有時也可以不變調而用「呃了(ə<sup>43</sup>)」來表達，如：「補好(hau<sup>21</sup>)呃」，「食飽

(pau<sup>21</sup>) 呢吃飽了」，此時的「完成」義減弱，因為這種表達的重點在動詞後面的成分上，它強調出現了這種結果而不是它的反面結果。因此，可以用變調表達時，幾乎都不會捨而不用。當然，變調與「呢了」也可以結合起來使用，如：「做正 (tsaŋ<sup>21</sup><sub>33</sub>) 作業呢作業做好了」，此時有強調意味。

陰平字不變調，它的「完成」意的表達讀原調可以達到。表強調時，則可重讀。如：「樹斫斷 (tʰɔŋ<sup>43</sup>，可重讀) 樹(被) 砍斷了」，「門打開 (kʰɔi<sup>43</sup>，可重讀) 門打開了」。這種陳述性的表達，有時表面上看會與祈使句相混淆，如後例，實際使用中不會混淆，因為此時祈使句會在句後加一個「來」，如「打開 (kʰɔi<sup>43</sup>) 來把它打開」。而非陰平字的祈使句可以不加「來」，如「接住 tsiap<sup>2</sup>tsʰu<sup>54</sup> 把(它) 接住」(與「接住 tsiap<sup>2</sup>tsʰu<sup>54</sup> 接住了」有區別)。看來，這種包含陰平字的陳述表達與祈使表達有衝撞時，祈使表達會作出讓步。另外，陰平字似乎有一種「未完成變調」，因為它在反復問句的否定部分及其否定回答中即指「未完成」時常變為上聲，如：樹斫斷 (tʰɔŋ<sup>43</sup>) 盲斫斷 (tʰɔŋ<sup>43</sup><sub>21</sub>) 樹砍斷沒砍斷？——盲斫斷 (tʰɔŋ<sup>43</sup><sub>21</sub>) 沒砍斷。門打開 (kʰɔi<sup>43</sup>) 啊盲打開 (kʰɔi<sup>43</sup><sub>21</sub>) 門打開沒打開？——盲打開 (kʰɔi<sup>43</sup><sub>21</sub>) 沒打開。(肯定部分和肯定回答中不變調，但可重讀，一般也不加「呢了」。) 這種現象的產生，應是受了上聲字的影響，因為它們表完成時的變調為陰平，表未完成時讀原調上聲。陰平字表完成時讀原調陰平調，表未完成時，就被上聲字帶入它們的隊伍。至於為甚麼未被陽平字拉入陽平的隊伍，可能是：一、變調中的陽平字的數量少於上聲字，其拉力較小；二、陰平字的調值43變為上聲字的調值21更容易，變為陽平字的調值24更難。

上述「完成變調」，按照一般的看法，應是內部屈折。但事實上，它只是一種合音現象：表完成的「呢了」與前一語素語音融合，兩者因而共存於一個音節。也就是說，上述「變調」其實是融入「呢了」的聲調陰平調後的結果，其中的「完成」義，是由融入進去的「呢了」表達的。因此：語音上，陽平字和上聲字變調後的聲調與「呢了」相同，去聲字和入聲字變調後調值與「呢了」接近(前者由54到34，後者由2到34，都是在「呢了」的調值43的拉攏下向其靠攏的結果)；陰平字則沒有變調(但可以融入「呢了」的表義，此時聲調或許也是「呢了」的)。使用時，只能用於可用普通話「了」表達的場合。這種合音現象，我們可以仿照「兒化」和「子變」的說法(「子變」是名詞詞綴「子」與它前面一語素發生的合音音變，詳見王福堂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135-137頁)，稱之為「了變」<sup>1</sup>。當然，這裏所說的「了」，是指相當於普通話中「了」的方言詞。

## 二、江西于都方言的「完成變調」

1 「了」可以細分為動態助詞「了<sub>1</sub>」和語氣助詞「了<sub>2</sub>」及它們的重疊形式「了<sub>1+2</sub>」。能產生「了」變的只能是「了<sub>1</sub>」和「了<sub>1+2</sub>」，因為只有它們緊跟助詞，因而有條件與前面的動詞發生合音音變。

江西贛南于都客家方言裏的情況類似石城(高田)話,也是通過動詞後面的成分變調來表示「動作已經完成(或結果已經出現)」。雖然似乎未見專門的報道,但從《于都方言詞典》(謝留文1998)裏我們可以找到比較多的例子,列舉如下(將原標調法改為調值標調法, /後是變調; 0指輕聲, 0後數位指該輕聲音節的調值):

- 1、(飯)做正哩(153頁): (fã<sup>42</sup>) tsɿ<sup>22</sup>tɿã<sup>23/42</sup>li<sup>03</sup>飯做好了。
- 2、撐死(157頁): ts<sup>h</sup>ã<sup>22/42</sup>si<sup>35/42</sup>形容吃得過多。
- 3、棧正(157頁): ts<sup>h</sup>a<sup>42</sup>tɿã<sup>22/42</sup>用器物截住了。
- 4、賺死(157頁): ts<sup>h</sup>ã<sup>42</sup>si<sup>35/42</sup>形容賺了很多。
- 5、將死(186頁): tɿsi<sup>31</sup>si<sup>35/42</sup>下象棋時將(帥)被吃掉了。
- 6、將輸(哩)(186頁): tɿsi<sup>31</sup>ɿu<sup>31/42</sup>(li<sup>03</sup>)同上。
- 7、尋交哩(197頁): ts<sup>h</sup>e<sup>44</sup>kɔ<sup>31/42</sup>li<sup>03</sup>找遍了。
- 8、尋到(哩)(197頁): ts<sup>h</sup>e<sup>44</sup>tɔ<sup>22/42</sup>(li<sup>03</sup>)找着了。
- 9、嚇死哩(228頁): haɿ<sup>5/42</sup>si<sup>35/31</sup>li<sup>03</sup>嚇壞了。
- 10、凍死(248頁): tɔŋ<sup>22</sup>si<sup>35/42</sup>冷死了。

這些都帶有完成義的例子,不管前面的動詞是甚麼調(陰平、陽平、陰去、陽去、入聲),後面的成分都發生了相同的變調,都變調值為42(例9變31,可能是列印錯誤,暫時存疑)。其中包括陰平字(「輸」、「交」各1次),上聲字(「死」5次)、陰去字(「正」2次;「到」1次)。于都方言裏,陰平字和上聲字作後字本來不變調,陰去字作後字雖要變調,但變調調值是44,不是42(詳見《于都方言詞典》「引論」5-7頁)。因此,這類變調不是連續變調。它應是「完成變調」,表達了完成義(承擔了普通話中「了」的含義,因而例子的釋義中幾乎都加了「了」),而方言中的相當於「了」的「哩」(詳下),在上述方言詞中也就有的加,有的不加。它的產生,我們同樣認為不是「內部屈折」的結果,因為它們在不同的語音環境下(沒有規律可尋)變為一個相同的形式42調,應是某個42調或接近42的調影響或融入的結果。這個聲調就是例子中已經出現的「哩」的聲調陰平調31(雖然現在讀輕聲[li<sup>03</sup>],但早期應讀原調陰平調31。因為語法成分在其早期時候不會是輕音,輕音是後來的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正是這個31調,產生了表完成義的變調42調(31變42,可能還有強調重讀的影響)。而于都方言裏的「哩」(助詞,「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後面,表示動作或變化已經完成」。詳見《于都方言詞典》12頁)恰恰相當於普通話中的「了」,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于都方言裏的「完成變調」,同石城(高田)話的「完成變調」一樣,都是「了變」現象。

### 三、廣州話的「完成變調」

廣州話也有完成變調(據黃伯榮主編1996:175-176頁及詹伯慧主編1994:246頁、269頁。兩書都把它當作「內部屈折」),與上述石城(高田)話和于都方言不同的是,它是通過動詞的變調表示完成。如:「我食啦」中「食」可讀sik<sup>2</sup>(原調)和sik<sup>35</sup>(變調);「佢他來了」中「來」可讀lai<sup>21</sup>(原調)和lai<sup>35</sup>(變調)。「食」、「來」讀原調時不表示動作已經完成,讀變調35時表示動作已經完成。聯繫廣州話中表示完成的相當於普通話「了」的「動詞詞尾㗎(tso<sup>35</sup>)」(據白宛如1998,42頁),「食」、「來」的變調調值35應來自「㗎」的調值,也就是說,這裏的動詞變調表示完成應是動詞融入了相當於「了」的「㗎」(即發生了「了變」)的結果。可作證明的是,J. Dyer Ball(1847-1919)編撰的粵語教科書Cantonese Made Easy<sup>2</sup>也認為動詞變調等於「動詞+㗎」(該書「㗎」作「𠵼」),有關例子如:

嫁𠵼(or嫁)唔曾吖! "Is she married?" k̄a> <cho (or <ka\*)

張洪年先生2000在引述此例後也說:「動詞本身也可以利用高升變調表完成,相當於『動詞+𠵼』。」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更進一步,揭示其動詞變調就是動詞融入「𠵼」(即「㗎」)後的結果。

### 四、河南長葛話的「完成變韻」

河南長葛話的「完成變韻」(趙清治1998,37-40頁)有點類似廣州話(也是發生在動詞身上)。它是通過動詞變韻表示「已然」,從使用看,「如果句中不含完成義,那麼動詞也就沒有變韻形式。如果句中含有完成義且不帶『了』,則動詞一定變韻」。動詞變韻後,「不能再加時態助詞『了』」。這在意義上表明,動詞變韻與「了」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隱蔽方式),動詞變韻在起作用時,其實是「了」在起作用。從語音上看,「了」的讀音為輕聲的[ə],而動詞變韻與其韻母相關聯,下面是變韻之後形成的新的韻母系統(括弧內為原韻):

ɿ (∠ɿ)    ʅ (∠ʅ)    y (∠ y yan yən )    yɔ (∠ yon)  
 ɛ (∠ ai əi an ən )    iɛ (∠ i iai ian iən )    uɛ (∠ uai uəi uan uən)  
 ɔ (∠ au əu aŋ əŋ oŋ )    iɔ (∠ iau iəu iaŋ iəŋ )    uɔ (∠ u uaŋ uoŋ )

比較原韻,可以看出,變韻有增加[ə]的,有與[ə]接近的,有變為非[ə]的;所有的韻尾都脫落;韻母系統簡化,只有[ə ɛ ɔ]三個主要母音。這些都與「了」讀音中的[ə]有關聯,都是受[ə]的同化或異化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些動詞變韻都是因為動詞融入「了」(韻母)的結果,是「了變」的表現。

2 該書記錄了一百年前粵語中的這種變調,詳細情況及有關例子參見張洪年2000,307頁。

## 五、陝西商縣方言的「完成音變」

陝西商縣方言中表示完成的動詞的音變一直以來都被稱做「內部屈折」(詳見張成材1958, 又黃伯榮主編1996: 175-176頁), 實際上它也是「了變」。它相當於普通話中「了」的是「啦」(原文認為是「了」的音變詞), 現在讀輕聲, 早期應讀原調陰平調(理由同上于都方言)。音變中的四種變調應都是原調與「啦」的聲調陰平調的組合(有的中間產生過渡音使兩調緊緊相連), 即: 陰平變調3231是陰平調與「啦」的聲調的組合, 組合中陰平調21在「啦」的聲調陰平調的推動(異化)下調值升高為32, 「啦」的陰平調21在此32調值拉動(同化)下升高調值, 變為31; 陽平的變調2141是陽平調24與「啦」的聲調的組合, 組合中陽平調在「啦」的陰平調21的拉動(同化)下變24為21, 而「啦」的陰平調在此21的推動(異化)及陽平原調值24的拉動(同化)下變21為41; 上聲的變調5231是上聲調與「啦」的聲調的組合, 組合中上聲在「啦」的陰平調21的拉動(同化)下變53為52, 「啦」的陰平調21又在此52調值中的2的推動(異化)下及上聲原調值53的拉動下(同化)變21為31; 去聲的變調551是去聲55與「啦」的聲調的組合, 組合中去聲55拉動(同化)「啦」的調值21從而使之升高, 變為51。由於變調都是原調與「啦」的聲調的組合的緣故, 變調末尾調調值31、41、51都與「啦」的調值21接近、調型則完全相同。另外, 音變中動詞的韻母都要延長, 這是因為本只有一個聲調的動詞(字), 音變時加上了「啦」的聲調, 因而聽起來韻母成了長音。有的動詞還有伴隨着的韻母的變化, 包括:

ɿ, ʅ → ə :    i, y → ie : , ye :    u, ʉ → uo : , ɤo :    e i, uei, ɤei → æ : , uæ : , ɤæ :  
ou, iou → ao : , iao :    ě, iě, uě, ɤě, yě → ā : , iā : , uā : , ɤā : , yā :  
ǝĩ, iĩ, uǝĩ, ɤǝĩ, yǝĩ → aĩ : , iaĩ : , uaĩ : , ɤaĩ : , yaĩ :

它們的變化應是為了放鬆發音器官以便在延長韻母的過程中不那麼吃力, 因此非央元音變央母音, 較高的母音變為較低的母音, 單元音變複母音。由此看來, 漢語中的「了變」還是很複雜的。不過上述情況已經說明:

1、以前把漢語中的「完成變調」當作「內部屈折」未必是正確的, 其音變事實可能都是「了變」;

2、「了變」(進一步說是漢語音變)有另外一種音變模式: 聲調組合模式。

類似的情況還見於陝西西安話(黃伯榮主編1996, 176頁), 如「洗」由53調變為5231調、「搬」由21調變為3231調都表示動作已經完成。

由上看來, 漢語裏的「了」可以發生具有「類」意義的音變——「了變」, 即「了」與前一語素發生合音音變。其音變體現在漢語方言裏並不少見, 並且構成一個獨自的音變類別——「完成音變」。這類音變雖也有被人描寫過, 但由於以往的看法多套用印歐語的框架, 認為它們是「內部屈折」, 導致了長期以來未能對它們的本質作出準確的揭示。

若更進一步，聯繫也可以發生具有「類」意義音變的「子」和「兒」，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漢語中意義較虛的動詞（或動詞短語）後的助詞（或許稱「詞尾」更合適）和各詞詞綴容易與前一語素發生合音，即它們融入到前一語素中去，從而形成漢語中特殊的音變類別。不過，從表現看，「兒化」音變的類型包括聲母、韻母、聲調的變化（錢曾怡1995），而上述「了變」音變只有韻母和聲調變化，聲母變化類型似乎還沒有發現。這可能是我們以往對這種音變注意不夠而未深入挖掘其音變表現的緣故。

### 參考文獻

- 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2。
- 陳榮華：〈江西于都話小稱變調〉，《中國語文》，第1期（1998年）。
- 黃伯榮主編：《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頁175-176。
- 錢曾怡：〈論兒化〉，《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1995年）。
- 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年，頁135-137。
- 謝留文：《于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顏 森：〈江西方言的分區（稿）〉，《方言》第1期（1986年）。
- 張成材：〈商縣方言動詞完成體的內部屈折〉，《中國語文》6月號（1958年）。
- 趙清治：〈長葛方言的動詞變韻〉，《方言》第1期（1998年）。
- 詹伯慧主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張洪年：〈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第4期（2000年）。

【本文屬專著類。】